

## 前言

溯自十七、八世紀以來，物質發舒，科學急遽發展，文明茁蔚，百年銳於千載。十九世紀「科學萬能」之說，甚囂塵上。在物質盛行之餘，經濟需求日益高漲，披靡一時，故人欲橫流、人心不安、社會遽變。世界各國社會、家庭人倫日益解構，淪於孟子所謂「率獸食人」之境。傳統的家庭、社會，倫理次序受到強烈之挑戰，而世界潮流為之一變。

在西風東漸之風氣下，對中國影響甚大。民國肇建，國人震眩於西方科學文明之發達，故唯西學是尊，至有倡「全盤西化」之論調，打倒與反對傳統文化之聲甚囂塵上。洎乎文革浩劫，臻於巔峰，傳統文化更是為之蕩然。唯台灣在風雨飄搖之時，為之中流砥柱；為傳統文化延一線之命脈。近年中國大陸提倡「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傳統文化再現生機。盱衡當今之局勢，在全球化的背景，現代社會的危機固非一時一地，而係全球化的危機；國際局勢亦波譎雲詭，連年戰事不絕，加以自然廣袤環境在科學極度發展之餘，橫遭破壞。天災人禍頻仍，如今可謂危機四伏。

所謂「天下太平」、「國泰民安」，天下不平安，國不泰民亦不安。社會怎得安寧？中國有五千年悠久文化，其對天下、國家與社會計者，足可提供其智慧與經驗之資。所謂：「不謀萬世，不足以謀一時；不謀全局，不足以謀一域。」<sup>1</sup>這當從中西文化的觀點下來思考這個問題。然後現代社會危機，可得而尋其根源之所在，及解決之道。

大陸自所謂「改革開放」以來，又鑑於過往之倫理、秩序掃蕩以盡，故提倡具有「中國特色之社會主義」，傳統文化，有漸漸復甦之勢；此當是重新整頓乾坤之時。其中，儒與佛思想、倫理中有幾千年的智慧經驗。蓋儒家「天人合一」之觀念，本天理以窮人事。是則儒家倫理思想，早就有歷史之借鑒在先。故先介紹儒家哲學與倫理，次及佛家哲學與倫理。而曉雲導師「人文與科技融匯，慈悲與智慧相生」的治校理念，當是儒、佛精神的發揮。可為廿一世紀的現代世界與國家、社會及家庭危機，提供一個新的曙光。

### 一、自儒學之倫理觀言之：從《大學》與《中庸》的政治倫理哲學---

#### 「內聖外王<sup>2</sup>」、「成己、成物<sup>3</sup>」

#### (一) 大學哲學的倫理觀(含政治、社會、家庭、個人倫理，以至生命的哲學)

「一九七五年世界知名的歷史學家湯恩比與日本的池田大作，在〈展望廿一世紀〉的歷史性談話中，預測人類廿一世紀要繼續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亂，就必須弘揚中華文化。東方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的仁愛學說，是解決現代化社會倫理問題所急需。湯恩比表示：拯救廿一世紀人類社會的，只有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所以廿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

<sup>4</sup>其言與曉雲導師一生提倡「儒佛並弘」的覺之教育理念正不謀而合。

《大學》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儒家本提倡「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乃國家、社會穩定的基本條件。縱使今日之世界，講求所謂的「民主」又何能例外？蓋「國者人之積，民者心之器」也。況且，自儒家思想言，天下、國家，以至於個人，本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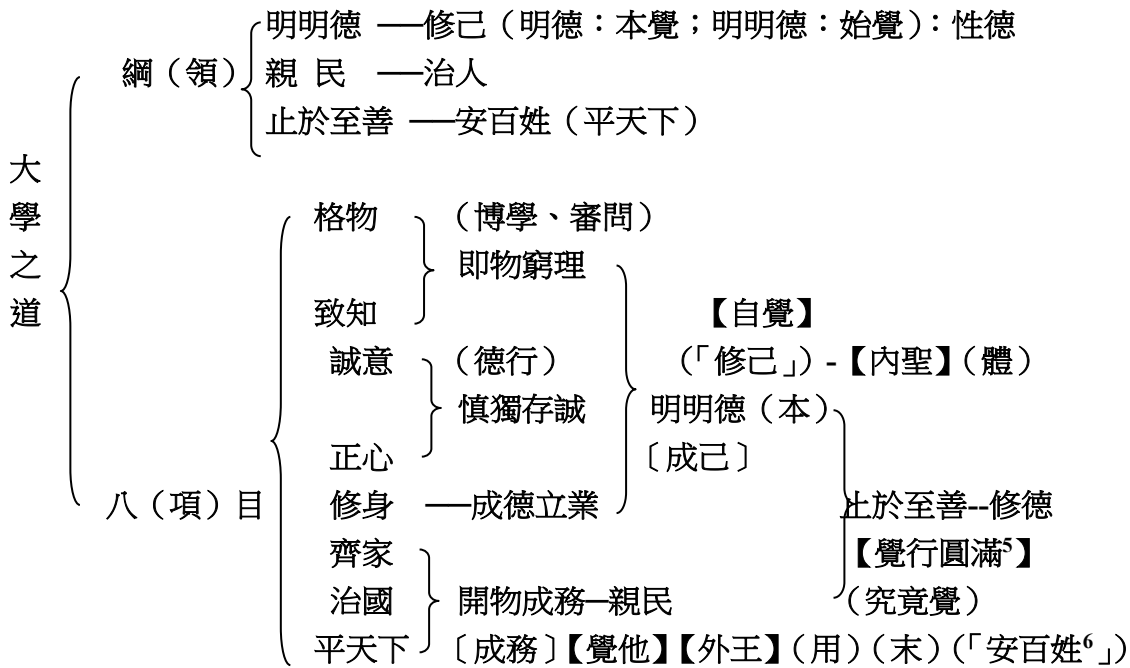
<sup>1</sup> 《寤言二·遷都建藩議》，陳澹然，清末光緒十九年（1893年）癸巳恩科舉人。陳澹然，字劍潭，1859年出生於安徽省安慶。

<sup>2</sup> 「內聖外王」：出於《莊子·天下篇》，此處借用其精神。

<sup>3</sup> 「成己、成物」：出於《禮記·中庸》。

<sup>4</sup> 《四書補註備旨新編·出版序》明·退庵先生著 頁5。光慧文化 2015年。

體的。自孔子有「修己以安人」，及「修己以安百姓」茲先從《大學》有三綱、八目之說。乃天下治安之本。茲提供表解，簡括言之如下：



「明德」，「本覺之性」；「明明德」：「始覺之修」。此「性德」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無論是《大學》所謂明德、親民以至止於至善；《中庸》成己、成物；《莊子》內聖、外王，佛法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修德」圓滿。悉屬先修內，再修外之邏輯。其精神固相通也。

欲明明德—治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以上逆推從末(疏)而至本(親)之序。

物格—知至—意誠—正心—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從本(親，當厚)而至末(疏，當薄)之序。

「物有本末，事有終(究竟)始(發端)，知所先後(指用功先後)，則近(庶幾)道矣(近於大學之道)。」物，指明德、新民；事，指知止、能得。

朱註：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

內聖：修養論、知識論 } 教育學、心理學、法律學、行為科學  
外王：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 }

	先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明德	本	始	知止	
新民	末	終	能得	
	後			

<sup>5</sup> 佛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sup>6</sup> 《論語·憲問》：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安居樂業)。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做不到為難)諸(之乎)？」

以下據《四書補註備旨新編》<sup>7</sup>：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指脩身；末，指齊家、治國、平天下。

厚者，指家不齊；薄者，指國與天下。

末，謂身也；厚者，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講述〕：夫合天下之人，固當以修身為本；然以身對家、國、天下而言，則身為本，而家、國、天下為末。使不能格、致、誠、正，以修其身，則其本亂矣；而末猶然治者，否（不可能）矣。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其理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差等。苟身之不修，是在家不能親其親，長其長，所厚者且薄，而於國與天下，所薄者反厚，決未之有也。有志於大學者，可不明德以脩身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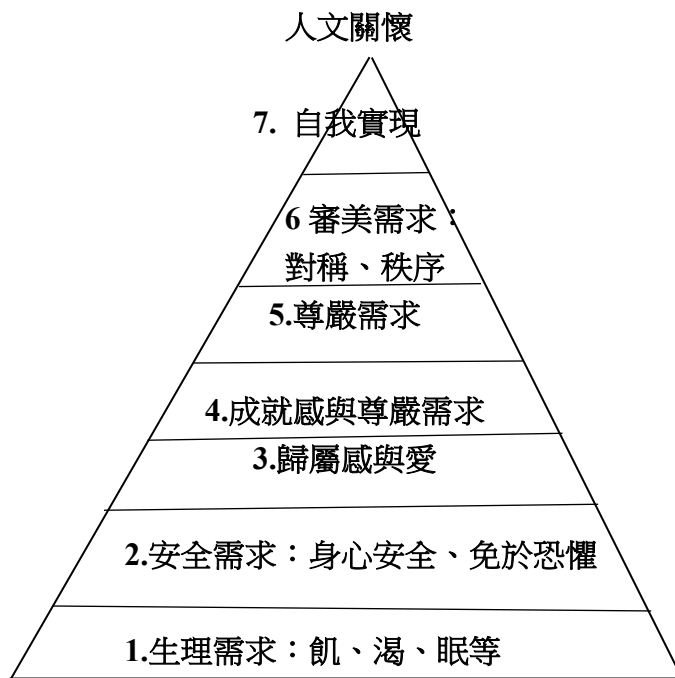
〔補註〕前結本末，而帶始終；後結本末而帶厚薄，正是血脈流異處。

本	末
脩身	家、國、天下
厚	薄
脩身所謂本者，家國天下所謂末。而今身不脩，則為本亂；本亂則家國天下之豈能治。「否矣」是反詰語。	蔣伯潛曰：「所厚者無過於身，而家次之，國與天下又次之；對於所厚的身，尚不能脩，怎能澤及天下呢？所以說『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厚，未之有也？』」

又如：「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就經濟倫理而言，本末之際，言之頗為深切。即便是現代，亦合時宜。否則即是「為富不仁」了，如：美國華爾街雷曼兄弟公司之巧取豪奪即是一例。

政治與倫理結合，個人與社會不分。

今試從 Maslow（馬斯洛）動機的層次（Hierarchy of Motives）以表示之如下：



<sup>7</sup> 同前註 4，《四書補註備旨新編》頁 29

以上表示者，乃依據現代 Maslow（馬斯洛）動機的層次（Hierarchy of Motives）。（按：馬斯洛動機層次中，本無「人文關懷」，而只有「自我實現」，後以此乃只求自我之實現，缺少對他人的關懷，後乃有人加上「人文關懷」一項。）

- 1、有關「生理需求」：所謂經濟政策，乃解決百姓民生問題。如：「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衣食足而知榮辱。」  
一個社會食、衣、住、行的解決，為「安全需求」的基本要件。社會紛亂自不易滋長。  
在現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味追求經濟的富裕與物資的滿足，往往淪為少數的富豪政治，操縱股市，甚或釀成金融危機在所不惜。如：美國華爾街兄弟的公司即是明顯之一例；似此不重德本而財末之精神，是其捨本而逐末之結果，導致貧富不均等嚴重的社會問題<sup>8</sup>；迄今難有解決之道。儒家之道早即有此原則，以避免社會的不安。
- 2、既論及修身而齊家等倫理，則「歸屬感與愛」即一一達成。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孟子·萬章》）之語；此天下、國家與家庭不可分開，如是的社會乃能穩固。如：新冠病毒期間，歐美國家人士常以尊重個人自由為由，而竟不願帶口罩。是強調個人自由，竟忽略團體之利益而無所顧忌。則是只有個人，而無視團體之規律也。華人社會無此者，乃以家庭、社會與個人，為一體不可分割的部份，故大家咸能守此規律而無衝突。
- 3、儒家重禮、樂，其論禮曰：「克己復禮為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乃自我約束、克制為基本人格特質，屬較剛性的教育。再配以樂的美育，作柔性的教育；兩者相輔相成，以完成「審美需求」，完成「對稱與秩序」。
- 4、孔子所謂「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等「恕道」的精神，「推己及人」，從成己進而成物，乃屬發揮仁道的精神；造成祥和的社會，先求「自我實現」，進而「人文關懷」。然而，西方「個人主義」的極端發展，只重「自我實現」，而卻忽略了「人文關懷」之重要，是其文化中的一大缺失。
- 5、西方政治，乃從「個人主義」以出發，以講述所謂的「自由」與「平等」。尤其號稱世界超強的美國最強調現實。故重視個人的「成就感」、「自我實現」，如前所謂的「財閥政治」（或稱富豪政治），即號稱民主與富強之美國，仍有「軍工複合體」的資本主義，難以改良。以故社會產生嚴重的貧富不均問題。缺少「人文關懷」之精神。如何謂之「平等」與「人權」？此儒家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衣食足而知榮辱」等，早就有本末兼顧的平等理念。又孔子所謂「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以至《大學》的「三綱、八目」及《中庸》之「九德目」，無不是從「修己」推己及人，以至百姓；這類合乎人性倫理的「人文關懷」。與西方力求「自我實現」的強調自我表現者，迥然不同。

---

<sup>8</sup> 美國頂尖 1% 人群收入，是餘下 99% 的 26 倍，其貧富之嚴重可知。

## (二) 中庸哲學倫理哲學 (含政治、社會、家庭、個人倫理，以至生命的哲學)

大學哲學從修己著手，次及知識教育，從格物、窮理，以至修身而齊家，而國治，而天下平。此從家庭、社會以至天下一以貫之矣。至於「中庸哲學」則是從「人性觀」出發，而有教育哲學與倫理，以至政治哲學與倫理一以貫之。二者側重點有所不同，但互相呼應，相輔相成。

從人性之本質說起：《中庸》：「天命之謂『性』（「天」所賦予人之本：「性德（體）」），率（遵循）性之謂『道』（遵循著天賦而行的：「修德（相）」），修道之謂『教』（後天配合先天而行之）。」其中，從人性之本質的「天性」的「心性哲學」；至「率性」之道的「修養論」；而修道之教的「教育哲學」一氣貫穿，從人性的光輝，以發揮其人生哲學的價值與意義。

「性」、「道」、「教」三者，指出了「人（人道—修養）」與「天（天道、天理）」之密切關連。這也是全篇的宗旨、精神所在。孔子所謂「下學（人事、人道）而上達（天理）」者即在此。今儒家之教，在調整吾人心性，使之合乎「中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不偏不倚）的原則。此理之不可易者，即是「修道之謂教」。可至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境，則臻於人道之極則；是乃《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斯時—天地間一片祥和之氣，充溢滿於乾坤矣。

至其所謂「道」（人生哲學），乃在無時間與空間，不可須臾或離開的。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以上言「道」是時時刻刻，不可間斷的。「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隱微難知處），莫顯乎微（細微處），故君子慎其獨也。」<sup>9</sup>即便在隱微難知之處，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處，亦然。此其人格的陶冶，乃稱完美無缺。

今由《中庸》，進窺《易》理，則於天理人事之際，其庶幾乎！夫子懼乎人人高談義理，而不切於人事，故曰：「不可得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今乃得借《中庸》與《易》，使乎所謂深微難知，要在探蹟索隱<sup>10</sup>，可得而進窺之也。此孔門之深意也！

性	天命之謂「性」	心性哲學	先天本具，性德	體	金礦
道	率性之謂「道」	修養哲學	後天脩為，遵循天賦之「道」而行	相	煉金
教	修道之謂「教」	教育哲學	教育之準則，不外依此道而教導之	用	成金
※此中庸全篇之總綱領。					

<sup>9</sup> 朱子《中庸章句》：「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井而幾（動之微）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佛法有所謂「不怕念起，就怕覺遲。」又有「四正勤」：1.已生惡令斷，2.未生惡令不生，3.未生善令生，4.已生善令長。意亦相通。

<sup>10</sup> 《易·系辭上》：「探蹟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探：尋求，探測；蹟：幽深玄妙；索：搜求；隱：隱秘。探究深奧的道理，搜索隱秘難知的事情。

人治的政

- 一、人性哲學 { 性—天命之謂「性」  
道—率性之謂「道」  
教—修道之謂「教」 } 道者不可須臾離—慎獨
- 二、教育哲學 { 性—喜怒哀樂之未發—中  
情—發而皆中節—和 } 致中和
- 三、政治基本原則—人本政治
- 四、教育倫理 { 1. 五達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2. 三達德—智、仁、勇。  
3. 知行合一 { 知—生知、學知、困知  
行—安行、利行、勉行
- 五、為政之基本條件—修養人格
- 六、為政之條目 { 1.修身 2.尊賢 3.親親  
4.敬大臣 5.體群臣 6.子庶民  
7.來百工 8.柔遠人 9.懷諸侯
- 七、政治的中心—誠思想 { 天之道—自誠明 } 從容中道 { 盡人之性  
盡物之性心  
與天地參  
人之道—自明誠
- 八、為學五要目 { 博學  
審問  
慎思  
明辨 } 知—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  
篤行—行—尊德行—致廣大而盡精微

中庸所謂「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處理天下國家政務，有九種不變原則。「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此從個人之修身出發，次及「親親」等。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士君子自「修身」出發，由親至疏的倫理。乃至貴德來鼓勵賢士，尊其位而重祿以對親親，官盛任使，以鼓勵大臣。其對庶民則視之如子，其對遠方之異國（今之外國），乃是「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這種「親仁善鄰<sup>11</sup>」的王道思想與與西方殖民、奴役他國的「弱

<sup>11</sup> 《左傳·隱公六年》：「親仁善鄰，國之寶也。」

肉強食」、「強凌弱，眾暴寡」全然不同。總之、君視臣如吾四體，視百姓猶己子。

以上乃調士君子之養成教育。蓋古之所謂士、農、工、商，各有職司。所謂「士」人，就是培養專業的治理國家的人才，以服務社會與國家。《大學》與《中庸》所言，正是人才的養成教育方式及步驟。今日所謂之「政治人才」是選票出身，依恃口號，借民粹以煽動選民情緒者，能如是有此修養與才具否？

### (三)、儒、佛對「天人之際」的觀點：

十九世紀西方盛行「科學萬能」之說，認為「人定勝天」，故其視大自然，不過是供人類役使之對象，故借人為的「科學文明」，而大肆破壞大環境視為當然，以為「人定勝天」之表徵。此借人以掌控大自然，乃屬「二元對立」的思想。今日的地球暖化、大地污染、海平面上昇等，都是現代西方的科學文明所造成難以挽救的災禍。正知**人類創造的文明，正在侵蝕及毀滅自己的文明**。而在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觀念下，都是與大自然一體而和協相處的理念。自先秦儒家、宋明理學家，以至佛家思想，都是如此。如：

張載《西銘》：「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凡天下疲癯惻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其論宇宙仍屬「天下一家」之倫理觀念。故以父母稱乾（天）坤（地），而以「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故有痾瘵在抱<sup>12</sup>之情懷也。

又王陽明的〈大學問〉有云：陽明釋明德之大人：陽明大學問云：「**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是故見孺子之入於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孺子猶同類也，見禽獸之哀鳴殫瘝，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故夫為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明所增益之也。」……大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之宏偉襟懷，豈西方一般政治人物所有者？如美國人眼中習稱的「我美國的利益」外，尚有何物？

儒家以「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莊子·齊物論》有：「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佛法，就有情眾生言，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就器世間（山河大地等無情）言，皆有法性。如《楞嚴經》卷 8：「**若此妙明真淨妙心本來遍圓，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蠕動含靈本元真如，即是如來成佛真體**。」<sup>13</sup>老子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說。彼視人與宇宙的倫理，本就是宇宙一體而和協相處的關係。而「情與無情同圓種智」，又云：「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sup>14</sup>《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卷 1：「法能顯義者，色聲香味觸法，塵塵皆為教體。眼耳鼻舌身意，根根盡入圓通。**所謂翠竹黃華，無非般若；白雲流水，盡是真如**。松風昨夜熾然說，自是聾人不肯聽。」<sup>15</sup>《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卷 4：「池閣蓮華無非般若，欄網行樹盡是真如。」

<sup>12</sup> 對人民的疾苦感同身受，形容愛民殷切。

<sup>13</sup> (CBETA, T19, no. 945, p. 143, a15-17)

<sup>14</sup> 《景德傳燈錄》卷 6：「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喫筍，應總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CBETA, T51, no. 2076, p. 247, c14-21)

<sup>15</sup> (CBETA, X22, no. 427, p. 727, b16-19 // Z 1:33, p. 288, c1-4 // R33, p. 576, a1-4)

所謂道人緣慮盡，觸目是心光也。」<sup>16</sup>故法界中，一切有情與無情，俱屬同體；故曰：「同體大悲，無緣大慈。」是故一真法界，一切平等無二。《緇門警訓》卷2：「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sup>17</sup>此佛法不僅對有情俱有「佛性」，而一視同仁；至無情物，如花草，樹木，則有法性；而一視同仁也；所謂「情與無情，同圓種智。」

## 二、自佛家之倫理學言之

### (一)「五乘佛法」的倫理觀

自來佛教最為人垢病的就是違反家庭倫理、毀滅倫常，尤其所謂空性之說，誤以為否定世間。而所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提，恰如兔角。《六祖壇經》」大乘佛法並非出世求道，而是即世間而出世間。且而，佛教有出家、在家之別；菩薩亦有出家與在兩類，有在家與出家菩薩戒為依據。都可荷担如來家業。故佛教有關倫理更偏及世、出世間，而有「五乘佛法」之說。所謂「五乘佛法」即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佛教以五戒（人乘）、十善（天乘）為世間人天倫理之基礎。亦是聲聞戒、菩薩戒等的基礎。

自華嚴宗五祖《原人論》已將「人天乘」納入判教思想中，佛教與儒道思想愈益不可分割。可說將世法與出世法密切結合。

茲再試從佛法有關眾生間的倫理觀說起：如：所謂：「心、佛與眾生，是三無差別。」亦必從緣起論說起。而有「四重恩」有二說：1. 父母恩，2. 眾生恩，3. 國王恩，4. 三寶恩。（出《本生心地觀經》）

1. 父母恩：經云：父有慈恩，母有悲恩。蓋父母長養之恩，廣大無比。若有男女背恩不順，死即墮於地獄、餓鬼、畜生。若有男女孝養父母，承順無違，常為諸天護念，福樂無盡。
2. 眾生恩：無始來一切眾生，輪轉五道，於多生中互為父母。故曰：「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以是因緣諸眾生類，均有大恩。
3. 國王恩：國王以正法治世，能使眾生悉皆安樂。
4. 三寶恩：三寶，即佛法僧，可尊可貴，名之為寶。一切眾生，煩惱業障沉淪苦海，生死無窮，三寶出世，乃能教育令超昇彼岸，故恩難報也。

總之，父母，乃生我養育之恩；三寶、師長，屬教育之恩；父母給我肉體生命，及撫我、育我等恩。師長給我法身慧命之宏恩。三寶，乃代表佛法，若欲永續佛法，故三寶不可少也。眾生恩者，《勸發菩提心文》說：「我與一切眾生，無始以來互為眷屬、父母、六親、乃至師友。」又一人之身，百工所為備，人群社會中，食、衣、住、行，俱賴眾生乃得具足。雖與前後有親疏之別，但也未可或缺也。故〈回向偈〉有：「上報四重恩，下濟三塗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此偈所謂「四重恩」，為感恩；而「下濟三塗苦」，乃慈悲心。至「悉發菩提心」，乃推恩之意；終至「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則是普濟，而為命運共同體之意。至古大德、諸佛菩薩、法身大士確實受人滴水之恩，必定湧泉為報，對於恩德念念不忘，所以我們尊稱他為佛菩薩，尊稱他為法身大士。

「四重恩」：另有 1. 國王恩，2. 父母恩，3. 師友恩，4. 檀越恩。（出《釋氏要覽》）

其中、有「檀越恩」者，謂所謂施主也。謂出家之人，凡所資身飲食、衣服等物，皆由施者供給，遂得安身辦道，是為檀越恩。檀越，指在家眾護持佛門，雖屬外護，但也不可無。

總言之，是故法界遍緣起，無有一法，不屬「緣起」法。此即佛教倫理的基本概念也。

<sup>16</sup> (CBETA, X22, no. 427, p. 783, b11-12 // Z 1:33, p. 344, c11-12 // R33, p. 688, a11-12)

<sup>17</sup> (CBETA, T48, no. 2023, p. 1053, a20-21)



又有「一切眾生，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則法界遍諸有情，悉皆有恩有義，其緣起之殊勝又何如哉？

就通常而論，儒家屬世間法，以佛家只係出世間法。故不注重世間倫常、道德。實則，前已引《六祖壇經》：「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則知大乘佛法，本是即世間修出世法。而所謂五乘佛法中「人天乘」有所謂的五戒、十善，乃世間倫理思想。無論大小乘戒律，都以五戒、十善為基礎。宗密〈原人論〉納「人天乘」，以為佛法判教之中。

五戒者：

- 1、不殺生，（不妄殺一切眾生的生命，不論胎卵濕化一切有情。）
  - 2、不偷盜，（不予取，即使一針一線，不經允諾，不妄取非分之財。）
  - 3、不邪淫，（乃與夫妻以外任何男女行淫。）
  - 4、不妄語，（不言而無信。）
  - 5、不飲酒。（不飲全何酒類，此屬遮戒，因飲酒亂性，神智不清而犯戒。）
- 受持五戒能不失人身。亦有持少分（一、二條）、多分（三、四條）之別。  
至於所謂之「十善」：

十善是五戒的開展，從身、口、意三方面分為十項。一切善惡諸事，歸納起來，不外此十種，犯之則惡，守之則善。

1、身三業：應持

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此已前五戒中述及。

2、口四過：妄語、兩舌、綺語、惡口。應持：

- （1）不妄語：說真實語，不說虛誑語。
- （2）不兩舌：不挑撥離間，說是非等離間之語。
- （3）不綺語：誨淫誨盜之語，或是戲論、取笑他人、巧佞之辯等。
- （4）不惡口：凡口出惡語穢言，或詛咒、毀辱他人。

3、意三業

貪、瞋、癡在佛法上稱為三毒，是一切惡業的根本。故應：

- （1）不貪：「貪」即貪著五欲、六塵，迷戀不捨。不貪，即心不生貪戀、執著。
- （2）不瞋：「瞋」是不順己意，便生瞋慧。不瞋，即心於不順心境而無怨瞋。
- （3）不癡：「癡」是迷惑顛倒，迷於三世因果之理。不癡即不迷於佛法的道理。

「十善」雖可說是「五戒」的開展，但更加細分，如不妄語，可又多分不兩舌、不綺語、不惡口；而又加上不貪、不瞋、不癡等三意業。持守十善，現世受福，來世必生人、天道，獲福無量。修行最終目的，雖非求生天獲福，但仍是以前述十善為基礎，修善斷惡，才能得獲解脫之基因。以上乃就通常情形而論者，至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5〈十地品 26〉：「『十不善業道，是地獄、畜生、餓鬼受生因；十善業道，是人、天乃至有頂處受生因。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以智慧修習，心狹劣故，怖三界故，闕大悲故，從他聞聲而解了故，成聲聞乘。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修治清淨，不從他教，自覺悟故，大悲方便不具足故，悟解甚深因緣法故，成獨覺乘。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修治清淨，心廣無量故，具足悲愍故，方便所攝故，發生大願故，不捨眾生故，希求諸佛大智故，淨治菩薩諸地故，淨修一切諸度故，成菩薩廣行。』」

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一切種清淨故，乃至證十力、四無畏故，一切佛法皆得成就。是故我今等行十善，應令一切具足清淨；如是方便，菩薩當學。」<sup>18</sup>同樣修「十善」，人、天乘、聲聞乘、獨覺乘及菩薩乘，雖都修「十善」，但層次不同，亦足見十善之重要性。

總之，佛法之「戒」，一如儒家的「禮」，進而有修、齊、治、平等。若使人人都持守五戒、十善，則自然國泰民安、風調雨順。

## （二）佛法的人際關係倫理觀

佛法中有關社會與家庭等人際關係的倫理觀，散見於大小經典中。如：《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佛說孝子經》、《優婆塞戒經受戒品》、《佛說孛經》、《佛說玉耶女經》、《佛說鹿母經》、《佛說演道俗業經》、《十善業道經》、《善生經》、《六方禮經》等。其中，六方禮經，即善生經之別譯；本二者譯本不同，內容亦有出入。今以六方禮經為主，以二善生經為輔，（善生經見於長阿含經第十二及中阿含經第三十三。此二經譯本亦有出入）綜合分析其內容，是佛陀講敬六方的本意。六方者：東、南、西、北、天、地；東表父母、南表師長、西表夫婦、北表朋友、地（或下方）表奴婢、天（或上方）表沙門。從而發展出父母與子女、主人與奴婢、沙門與信徒乃有「六倫」的關係（儒家五倫：君臣、父子、夫妻、師生、朋友；佛家：無君臣之倫，而有沙門與檀越、主僕之倫）；條列整然，解說清晰，從而可窺出佛家倫理之特質，茲加以分析介紹於後：（詳見拙作—《從六方禮經》看佛教的倫理思想—發表於《法光雜誌》第40期（82/1）

## 三、自政治學倫理學觀之

若就社會問題言之，其根源與政治倫理有關。今試從有關中西政治倫理學言之：

### （一）文明國家與民族國家

英國名學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認為西方屬 nation-state<sup>19</sup>，而中國獨屬 civilisation-state：

中國二字之正名，其來有自，頗值探討：

有關「中國」二字的論述：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出自《禮記·大學》。「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出自《禮記·禮運》「其數（術）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出於《莊子·天下篇》「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出於《莊子·秋水》。《左傳·成公七年》：「中國不振旅，蠻夷入而莫之或恤。」《孟子·梁惠王》：「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戰國策·趙策》：「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從可知「中國」二字早在古籍中出現，已是共識；無待爭議。

總言之，從最早的核心（京師）發展到後來諸夏，即各種受過文明教化之族的諸夏族群國家，從文化上的不斷認同。「中國」的含義，成為諸夏國家不斷如滾雪球般的愈滾愈大。漸漸同化他族，即周邊野蠻之夷狄同受此文明教化，因同化而同稱為「中國」。由文明的認同，而地域隨之不斷擴充，雖朝代替換，地域擴展，人口繁盛，「中國」之概念隨之未變；歷代皆然。而中國人何以至今有十三億人口者，即此故也。具體言之：

<sup>18</sup> (CBETA, T10, no. 279, p. 185, c1-15)

<sup>19</sup> Nation 經常被翻譯為民族，然而更精確地應譯為族群和國族。民族是血緣和文化的共同體。

中國號稱「諸夏」，自古所謂的「夷狄」有苗、蠻、黎、荆，舒、淮夷、徐夷、萊夷、島夷、百越、巴、蜀、西戎、驪戎、陸渾、犬戎、北戎、山戎，鬼方、獫狁、赤狄、白狄、義渠、林胡、樓煩等；統而言之，可分為荆吳組、東夷組、苗蠻組、百越組、氐羌組、群狄組、群貉組等。後來都一一被中華之明所同化，其名自亡；都屬於中華民族，號稱「中國」（或「漢族」）。其後之五胡如匈奴、鮮卑、氐、羌、羯，以至烏桓、突厥、吐谷渾、吐蕃、回紇、沙陀、南詔、奚、契丹、女真、蒙古等名稱，其中，除少數如蒙古、吐蕃，現有外蒙古、西藏等及其他所謂的「少數民族」名稱外，多半已亡失其名，而全被同化於「中華文化」中，概稱之為「中華民族」的「中國人」了。他們如今都保存有各各民族的語言與文化，並未被消滅，且受到保護與各種優待。此與美國消滅自印第安文化以外的各各世界民族一律受美式教育，美語為唯一國語，其他族群都視為劣等或該被同化的思維，對待各各族裔全然不同。今日論及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不同點。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所謂「天下一家」？如：美國人只有「美國的利益！」、「美國永不作老二（永為世界唯一超強）」的「唯我獨尊」。這就是全然不同的文化思維。

再從歷史而論之：

又古代的帝國如：巴比倫帝國、亞述帝國、波斯帝國、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查理曼帝國、匈奴帝國，以至近代的鄂圖曼帝國、拿破崙帝國、不列顛帝國等，雖都煊赫一時，即便是羅馬帝國，前後歷時千年（有謂 1480 年）終歸於煙消雲散。而中國雖有改朝換代，但仍一脈相承。就如今日世界的文明都由四大文明古國，如西亞、埃及、印度及中國傳遞演進而來。其中，西亞於西元前 539 年亡於加爾底亞帝國，埃及於西元前 525 年滅於波斯帝國；至於印度最早的文明是公元前 3000 年誕生的印度河文明，並發明了文字（現在已經沒人能解讀了），在公元前 2000 年中期，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創立了吠陀文化，印度河文明就此終結，這應該是印度第一次被外來文化所滅亡。雅利安人的吠陀文化就包含種姓制度。包括婆羅門（祭司或修行者，如僧侶）、刹帝利（王族或軍人，屬統治階級）、吠舍（商人）、首陀羅（農民，賤種）四種。前三悉屬雅利安人，首陀羅多屬印度原住民。其後，印度先後經大夏人、希臘人、安息人、波斯人，大月氏人先後侵入印度；11 世紀，有突厥人入侵，最近的就是英國人殖民的時代。縱觀整個印度史，就是被外來民族的侵略史。而且歷史上印度文明，也屬外來文明消滅印度原始文明史。印度現在在語言、風俗、文字千差萬別。印度沒有國語，竟以英語為國語。--可說「國已不國」。靈魂不存，形體焉附？而我們的中文，從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隸書、行書、楷書，全係一脈相承，從未間斷。各地語音雖不相同，但文字統一，除字形外，其文字的聲音，義訓均可循其龍去脈，一以貫之。所以儘管有朝代之異，如有秦、漢、三國、晉、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朝代不同，同稱之為「中國」；只是以漢族為主軸罷了；而此所謂的「漢族」，早已同化了歷代的異族搏合而成的。都是「文化的認同」，超過了「種族認同」與「朝代的認同」，故說：「中國歷史上的朝代並不自稱自己的名字是中國」則是全然不了解中國文化的緣故。---這也是當代中國的概念發展與演變和確立。

自《禮記》、《莊子》、《詩經》等者有「中國」二字，而所謂「中國」者，乃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等四夷在外，吾族居『中』，故名「中國」。又居處在東海、西海、南海與北海，吾族居中，故名「中國」。唯其處中，故四海與天下乃為一體觀。（從地域中心，至文化中心至思想中心—講「中庸」之道）故有「四海之內皆兄弟」（《論語·顏淵》）之說。禮記·禮運》的「大同思想」；此中國所以屬「文明型國家」而非「民族型國家」者。今從「華夷之辨」探討之：

華夷之辨，或稱「夷夏之防」，用於區辨華夏與蠻夷。古代華夏族群居於中原（地域中心），為文明中心，因此逐漸產生了以華夏文明——以禮義為標準進行族群分辨的觀念。區分人群以禮儀，而不以種族，合於華夏禮俗者並與諸夏親昵者為華夏、中國人，不合者為蠻夷、化外之民。中國歷史上「華夷之辨」的衡量標準大致經歷了三個演變階段：血緣的依準，地緣的依準，到文明的依準（衣飾、禮儀等）。華夷之辨的宗旨，植根於《春秋》以及《儀禮》、《周禮》、《禮記》、《尚書》，以文化禮義作標準。故無種族的歧視，只有文明的認同。且有兼容並蓄之美德。故明：「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易經·繫辭下》）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禮記·中庸》）之語，與西方唯一真理的觀念絕然不同。

《春秋·公羊》：「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裴普賢《經學概述》〈春秋三傳〉：「春秋之言民族，不以種族區分，實以文野為別。崇尚禮義的文明國家，稱之為『諸夏』；殘暴無人道的野蠻民族，目之為『夷狄』。夷狄而敦禮守義，則獎進而之諸夏；諸夏而凶狡野蠻，亦斥退之為夷狄。…春秋維繫的是禮儀之邦的文化傳統，並非狹隘的民族主義。到得夷狄都進爵而成為諸夏，王道行於天下，泯滅了夷夏之分，那便進入太平世。而為『中國一人』『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大同世界了。…就是我們中國文化最重要的特徵。」——足見春秋之義，雖嚴於名分之別，但重實質，而非形式之外表。此點極關重要而可貴，而春秋之義，當於此求之，否則亦失其精神矣！

「華夷之辨」屬於是否接受中原文化作為區分華夏和夷狄的標準，《春秋·公羊》：「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管仲有所謂「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其中所謂的「諸侯」，即如齊、魯，宋、鄭、許、曹、陳、鄭、等即是「諸夏」。就宋而言，宋人自視為「內其國」而其餘「諸夏」，則是外；若就「諸夏」言，諸夏彼此而言，則是「內諸夏，而外夷狄」了。如是諸夏的文明漸被於夷狄，夷狄被同化，人口同時不斷增加，亦同於諸夏了。此後所謂的夷狄——被同化，而同於諸夏了。這即是「夷狄而中國」了。韓愈〈原道〉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即是此義。夷狄，雖未受過文明教化；但其一旦接受了中國的文明教化，就視同自己人；同稱為「中國」。故「中國」二字，非屬「種族主義」，而是「文明主義」。故顧炎武有「亡天下」與「亡國」之別：改朝換代，屬「亡國」。而「仁義充塞」就是中華文明亡了，才屬「亡天下」。故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原文：「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足見中國二字係屬「文明」為主的。

試觀從歷史觀之，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中，自來即備受外族如五胡（包括匈奴、羯、鮮卑、羌及氐）、蒙族，滿族等的侵略且加統治，而匈奴、蒙族、滿族等卻都反被同化而成為中華民族中的一份子。如今美國雖號稱「民族大融爐」。但美國仍不乏有華裔美人，日裔美人，菲裔美人等稱呼。而我們並無匈奴裔華人、蒙裔華人，滿裔華人之稱。除大部份蓋已同化消融於無形外。縱有留下原族裔，即逕稱蒙族、滿族與漢族，一視同仁。甚且，少數族裔，反有特別優惠之待遇。

試觀從歷史觀之，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中，自來即備受外族如五胡（包括匈奴、羯、鮮卑、羌及氐）、蒙族，滿族等的侵略且加統治，而匈奴、蒙族、滿族等卻都反被同化而成為中華民族中的一份子。如今美國雖號稱「民族大融爐」。但美國仍不乏有華裔美人，日裔美人，菲裔美人等稱呼。而我們並無匈奴裔華人、蒙裔華人，滿裔華人之稱。而逕稱蒙族、滿族與漢族，一視同仁。甚且，少數族裔，反有特別優惠之待遇。

今者美國人動輒以「盎格魯·撒克遜」人自居；他們才是上帝唯一的選民），而視其他民

族，無論其他白種、黑種、黃種都視為次等民族，即是「民族型國家」(nation-state)的思維背景所致。美國號稱「民族大融爐」，實則不外「美國化」來美國的各各民族。至其原住民的「印第安人」，幾幾乎已滅種，遑論其文化的保存了。未嘗聞美國有保持各民族特色的政策(如優惠其他他數族群的政策)。反而是被美國指責的今日中國大陸，有優惠各少數民族的政策；異常諷刺。其他，如美國動輒曰：「我美國的利益」，故並不通過聯合國之同意(不合「國際法」)而逕自發動戰爭。如入侵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阿富汗等。造成多少「難民」、「孤兒寡婦」、「家破人亡」之事，這都不是它們所顧慮的。只有「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心態，視為當然。此只是霸權與強權思想的思維方式。所謂「達爾文進化論」思維：「優勝劣敗」、「生存競爭，適者生存」的邏輯而已。豈真有所謂「人權」的思維，「人權」二字，不過是以政治目的的「口實」而已。如是之世界豈有和平與穩定可言？世界的國家動亂及不穩定，豈有安定的社會可言。

## (二) 儒家民本思想與西方民主之別

如今動輒曰「民主」二字，而我中華文化本就有「民本思想」二者似同而實異。西方文化起於希臘。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所謂：「人是生活在社會中的動物」、「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或謂「人是社會的動物」)、「人是理性的動物」。以至「天賦人權說」(Natural human rights)乃近代歐美「民主思想」的理論基礎。而美國林肯總統亦有「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之說；這些都是西方政治所謂「民主思想」的來源，及其根本價值所在。至於吾國的民本思想如何？如下所引述：

### 1、民為邦之本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之歌》)「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乍看之，與亞氏之言何異？

實則，毫釐千里之差。亞氏之言，蓋以政治為本位，團體為優先。換言之，蓋即謂「人民」是以政治及團體為大前提。而尚書著眼點，有根本的不同。固謂政治的根本因素是人民，因有人民才有國家的存在；故當以民為本。換言之，人民不是政治的工具，而政治的根源與目的悉在於「人民」。

由是故政治當以民為主。如孟子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即是從以民為本、為基本的思想。又《禮記·大學》：「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以德為外，以財為本；即本末倒置之意)，爭民施奪(其民爭鬥不已)。是財聚(財聚於君王)則民散(民心失散)，財散(財散於民)則民聚(民心聚集)。是故言悖(違背情理)而出者，亦悖而出(亦招致悖逆之言)；貨悖而入者，(財貨以不正當方式得到的)亦悖而出(亦會以不正當的情形損失掉)。」其中，以民之好惡為好惡。並從德為本，而以財(經濟)為末。可謂本末兼顧，而非以利害為唯一目標。即使是有關「利」，亦認為「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所謂「義者，宜也。」即指合情、合理者也。此與西方經濟唯「功利是圖」的又絕然不同。

2、天賦人性之本質，非契約合同之關係：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和法定權利(legal rights)盧梭，「民約論」(Contract Socia 1762年)，是在十八世紀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Man is Born Free)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都是從十四世紀「文藝復興」以

後「人文主義」興起，對宗教權威與帝制君主的反動而自覺發起的思想的演變，爭取而後乃始有之的。「人應該是生而自由的」，屬「政治語言」---乃後天人為之認知，經政治與法律而確定。這與中國自古即有的「民本」思想不同。**民本思想乃屬與生具來，天造地設的。**人一呱呱墜地即已有之，絲毫無有虧缺。如下所引者：

《孟子·告子》引《詩·大雅》：「天生烝民（庶民，百姓），有物有則（萬物一定的法則），民之秉彝（秉賦之天性），好是懿德（美德）。」且引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詩經之所云，以天賦人性之高尚，固非政治為前提者也。又《禮記·禮運》：「故人者，其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也。**」「**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情。**……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夫禮必本於天。」《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而「人」乃具「天地之德」，且屬「五行之秀氣」。而「禮義」乃「達天道順人情」。而人天生都是具有美德的，故悉皆平等。《中庸》：「天命之謂性（人性觀），率性之謂道（人生哲學），修道之謂教（教育哲學）。」孟子所謂惻隱之心，屬「本然的」、「直覺的」、「先天本具的」<sup>20</sup>，無待外力承認允可始乃存在。故其施之於政治則為仁心仁政曰：「以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公孫丑》）」故知從儒家思想而言，是從「先天的」**人性觀**而有的政治哲學。**其政治哲學立足於人的「天性」的本然出發，與政治密切結合。其所以「成己」，而「成物」；所以「修己」，以「安百姓」均有賴於此也。**如此所謂「以民為本」的「民本」思想早在幾千年前早已觀念明確。**這與佛教眾生皆有佛性，頗為類似。「佛」者覺也，所謂「自覺、覺他、覺行圓滿」是也。佛乃屬「究竟覺」者，而眾生俱此「本覺」之性，乃經「始覺」，而終至「究竟覺」。所謂「在聖不增，在凡不減」者，固同一覺性也。所謂「何期自性，本自具足」者也。今就中文「學」字之來源觀之：《說文》：「覺，悟也，本作『敦』，篆作『學』」。清·段玉裁：「覺：悟也。悟各本作寤。悟者，覺也。二字為轉注。」**是故華梵大學創辦人曉雲導師所以提倡「覺之教育」以此也。

此與西方政治受基督教文明影響，遵從上帝的意旨。如：法國雖有自由、平等、博愛之說，最初只限定於男性為主，有著性別的差異，非一般百姓人人皆有之；並且從反對君主專治的反省、認知而來。美國雖講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學說中，自認為盎格魯·撒克遜人乃是「上帝的選民」，故迄今仍有「種族主義」的問題在，故說它們是「種族的國家」，不是沒有道理的。今日號稱世界「民主標桿」的美國，已落入財閥政治，貧富極不均；貧富之差，富人竟佔比例中百分之一。故有人謂稱所謂「民有、民治，民享」，應為（of the 1% people）、（by the 1% people）、（for the 1% people）。而中國大陸以從所謂「脫貧」，進而追求「共同富裕」；目前至少可說達成《禮運·大同》所謂的「小康」社會的基本目標了。所謂「民主社會」理宜以「全民」為主，破除「貧富不均」為基礎，始能名副其實。否則，只係徒具形式的「民主」了。

### 3、王道、霸道與強權之別

《荀子·王制》：「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彊奪之地。奪之人（people）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王道是以人民為念，以人民為主。歐美假民主之名，以講法治、人權，其實還是以少數富人（財閥）為主。故貧富不均，乃當今世界面臨的嚴重問題。（歐洲各國如德國，瑞士就較平均）故不論專制、極權，以至民主國家，只要確實在內政上，能以國計民生為主。在外交能以「共存共榮」是求。全球理應是個「命運共同體。」但若每

<sup>20</sup> 孟子並不否定理性思考，如：「心之官則思」。

個國家都只立足在：「自己國家的利益」，視傷害他國之利益為當然。而所謂「霸奪之與」「奪之與者友諸侯」：就是霸道就是要結合同盟國，如美國與北約集團間即是如是，又如今之俄烏戰爭之撻伐不休。至「奪之地」者，即如昔日歐美強權的「殖民主義」即是，故曰「敵諸侯」。

《荀子·王霸》：「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美國今日不是毀棄此條約，就是不承認彼條約，已全然破壞了「信」。美國自川普當道以至現在的拜登，更是變本加厲，權謀盛行，至於無所不用其極。正如《荀子·王霸》所講的：「唯利之求，內（內政）則不憚（顧慮）詐其民而求小利，外（國際政治）在不憚詐其與（盟國）而求大利焉。內不脩其所以有（不修改正確的方式得所該得），然常人之有（卻用不合理的方式貪求別人的財物。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君上）詐其下（百姓），下詐其上。是上下析（離心離德，分崩離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於危削（危險削弱），綦之而亡（嚴重的時候會亡國）。」正如孟子所言：「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今日美國的危機乃在是，而不自知也。

《孟子·公孫丑上》：「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誠服也。」正如裴普賢所云：「《春秋》大義中的「王道行於天下，泯滅了夷夏之分，那便進入太平世。而為……大同世界了。……也就是我們中國文化最重要的特徵。」

試再看《中庸》：「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徵驗）諸庶民，考諸三王（夏，商，周三代）而不繆，建（建立）諸天地而不悖（違背），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其說自君子本身，以至前所言「天下有九經」等的政治哲學，乃合於天地鬼神，通天知人，一體合觀，並超越時間與空間；適宜全人類，不拘一時一地也。乃屬整體觀，非一人一世或一事也。這與西方哲學，人生觀、修養論、倫理學、教育哲學、社會學、政治哲學等，雖屬一一分明，各別一一分論之。且隨時間、空間而異者，然不同。即就哲學思想而言，希臘三聖如蘇格拉底、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三人雖先後連名，而道多不相為謀。從未有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承之說。

#### 4、從人性觀發展的政治哲學

孟子以「惻隱之心」施行於政治的思想。（如：《孟子·梁惠王》：於不忍於牛的穀怵（臨被宰而發抖），而推恩於天下百姓），所謂「保民而王（people）」「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王道思想」。詳見前「2、天賦人性之本質，非契約合同之關係」

總言之，儒家所謂的「恕道」，「恕」者，合如心二字而為一，即是將心比心之意。所謂《論語》所謂：「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大學》所謂：修、齊、治、平；以至《中庸》「凡為天下有九經」等。統言之，不外從「獨善其身」以至「兼善天下」，乃至《禮記·禮運》的「世界大同」的思想。如今大陸提倡「人類命運共同體」者，不就是「大同」世界的理想而何？反觀美國在中東用兵，狂轟亂炸，視他國百姓之生命與疾痛，置若罔聞，又如何呢？

如今，美國又經過黑人弗洛伊德事件，及面對冠狀病毒的侵襲，民主諸先進國何以對病毒咸束手無策？或應付得手忙腳亂等等。美國與歐洲民主制度的問題更層出不窮，尤其，美國的民主制度既無效率，更多權謀。所謂民主、自由、人權等，早已落漆。或有人認為「民主」

是「歷史的終結者」(如福山)。而今之川普，乃個人之偶然，無關制度。但何以這種制度會產生如是之領導者？最當質疑。西方民主國家也已近二三百 years 了，與從前中國君主制度如唐、宋、明、清，大約有二三百年國運的宿命，正其時矣？值得深刻反思之。

今之中國大陸，力倡「(世界)命運共同體」、「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共存共榮」、「互信互利」、「平等協商」是否能如儒家思想之說，果若是，則是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更發揚「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思維。

目前愈來愈多的人，對現在的所謂民主制度(認為是唯一價值)，不斷產生極大的懷疑與檢討。此後，會否產生既非現代所謂的民主，亦非極權的專制，或者可能是介乎二者之間的制度。如新加坡式的民主，且拭目以待罷！

## 5、君與民的關係

(1) 君與民為一體：《管子·君臣上》：「先王善與民為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不便為非也。」

(2) 君由民立：《左傳襄公十四年》：「良君…養民如子，蓋(覆蓋)之如天，容之如地(載物之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或為生，謂困民生計)，…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何用如此之君)，弗去何為。」<sup>21</sup>

此段明說「良君……養民如子，蓋(覆蓋)之如天」，而「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則為人君之職責為何了？是則其自當屬「民具爾瞻」所在。但「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否則，要此君何為？是「將安用之(何用如此之君)，弗去何為。」以視今之民主思想，豈有遜色？

## 6、人民為政治之重心及目的

《尚書泰誓上》：「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大學》：「詩云：『樂只(和悅、和樂)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民之欲乃天經地義的事，而為人父母之君，乃必以民之好惡為好惡所在。

《論語·顏淵》：引孔子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孟子·梁惠王》有：「與民同樂：所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老子第四十九章》：「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歛(音陰：收斂、謙讓)歛焉，為天下，渾其心(無私無慾)，百姓皆注其耳目(凝視靜聽)，聖人皆孩之(視如純樸的孩子)。以民之憂樂為憂樂，即是以百姓之心為心。若果如此民本思想的發揮而實踐之，而提倡民主，乃屬「名副其實」的「民主」，否則即是「假民主」。即如今日歐美各國的民主，只是借民主選票之名，行黨派與部人卻團體(如財閥)或各人益之實。

<sup>21</sup> 又說：「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為民之主以安養)之，勿使失性(失性情之正，謂天立君乃為民也)，有君而為之貳(卿佐：群臣)，使師保(為君之保)之，勿使過度(踰越法度)，是故天子有公(三公之官)，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子之副貳)，宗士有朋友(朋友講習)，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記善惡)，誓為詩(獻諷誦)，工誦箴諫(箴言、諫言)，大夫規誨，士傳言(傳達善言)，庶人謗(問君過謗於道)，商旅于市(公眾場所諫言)，百工獻藝(取藝以諫)。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放恣、放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故必有卿佐、三公之官，諸侯且有卿，大夫有副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所謂「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其旁尚有史官記善惡，獻諷誦，工誦箴言、諫言，大夫規誨，士傳達善言，庶人過謗於道，商旅于公眾場所諫言，百工獻藝以諫。其各盡厥職以監督、視察在上者，為何如也。其中，即如今之傳媒之第三權的職責為何如也？



即原本建立「民主之精神」亦刻已變質矣。

#### 四、從亞洲價值探討之

(1) 亞洲價值 (Asian values) 主要指由亞洲領袖級政治人物如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以及前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莫哈末所提出的「亞洲價值」說，借以挑戰西方自由主義。馬哈迪·莫哈末認為，亞洲價值透過良善治理、家庭的神聖性、多樣性的寬容、對弱者和不幸者的同情等價值觀，以達成社會和諧。

(2) 1994 年，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接受 Fareed Zakaria 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的訪問時，闡述「亞洲價值」的內涵，認為中國大陸、台灣、日本、韓國、新加坡、越南存在共享的「儒家主義」(Confucianism) 價值，因而型塑了這些地方目前的社會文化面貌。大體上，這些價值包括五個特性：

第一、階層式的集體主義，即對群體中的領袖忠誠。(講忠倫理)

第二、家父長制的菁英領導，即道德菁英領導下的德政。(作之君、之師的德政)

第三、人際互惠性和調和，即避免和他人發生衝突。(恕道)

第四、社群利益和和諧，即當社群利益和個人利益相衝突時，必須為了社群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和為貴)

第五、儒家式家庭主義，即把家庭的重要性放在個人之上。

個人是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家庭又是社會的一部分；社會秩序的維持來自於家庭。簡言之，國家社會的最小單位是家庭，而非個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章句上·第五節》))

李光耀從而宣稱個人主義的西方式民主與人權概念並不適用於東亞，因為東亞存在著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價值。換言之，當人權價值與文化價值、社群價值、宗教價值等相衝突時，人權必須退位。<sup>22</sup>而亞洲在各方面均與西方不同，所以亞洲不適合發展人權，聲稱無論是人權還是民主都是西方的舶來品。亞洲價值和西方價值不同，這些價值觀來自於中國的儒家文化傳統，也有些現代的成份，包括對個人權利的尊重，對市場經濟的接受。

它與西方的不同在於族群、社會與家庭的利益，大於個人。強調「依法治國」、「以德治國」，為抵禦西方文化的侵略。故亦提倡儒家八種美德：忠、孝、仁、愛、禮、義、廉、恥。以上為「亞洲價值觀」。

而「西方價值觀」建立在物質主義、財富主義個人主義上。而儒家民本思想則以全民為目標，以修身本；至於有關經濟方面，則以「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全然相反。西方價值最大的問題，應即在此。若更進而探討之，則所謂「西式之民主」不適合於亞洲則然。但在西式民主千孔百瘡（新冠病毒肆虐，西方社會也接受嚴酷地考驗，此其一端也）之情況下，難道就適合於歐美嗎。

<sup>22</sup> 1997 年 6 月於新加坡「儒學與世界文明國際學術會議」上，美國的狄百瑞教授發表〈儒家思想與社群主義〉一文，一方面承認「亞洲社群主義」的說法不無道理（就儒家思想無「完全獨立而自主的個人」之概念來說），但另一方面反對把儒家社群主義視為重群體而輕個人的集體主義說法，主張儒家社群主義傳統以承認個人與群體相依相待的前提以下，來保障個人真正的尊嚴。儒家立場為「人格主義」(英語：personalism)，有別現代西方自由主義所定義的「個人主義」(英語：individualism)。德國的卜松山教授也指出，儒家對於個人的看法不同於社群主義：「儒家思想中的個性化觀念，並不是自我實現，而是自我超越。」

## 五、結論——二合一的思維與二分思維

總括中西思維的根本差異，大抵可說：中國傳統「二合一」的思維（其中，含相反相成、相輔相成、相倚相參、求同存異）的思維：如「天人合一」、「天下一家」、「人人可以為堯舜」、「君民一體」、「下學（形而下）而上達（形而上）」。**亞里斯多德以「人是政治的動物」**，蓋意謂人不能離開政治，離開了政治（團體、社會），即不能有獨存之地位與價值。故個人與政治、社會中，仍屬二分思維。至如：《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以至「人者五行之秀」，乃人獨存於天地間，具此優之特質，以率其性，以受其教；與天地共生。非侷限於政治之中也。自屬「天人合一」的思維。

至於西方文化，自希臘哲學出。其思維方式乃屬「二分思維」：如「形而上」與「形而下」，是二分思維。人與宇宙屬二分。

又基督教以「上帝創造萬物」，上帝屬能創造者，宇宙、人類屬被創造者。故人不可能成為上帝。而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如《中庸》所言：「天命之謂性（天）」，故人性乃由天賦而來，人人皆同，故曰「人人可以為堯舜。」佛法以「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sup>23</sup>故人人可以成佛。亦屬「二而不二」的思維。

與西式民主之來源，一者、屬於西方是「民族型國家」，故唯我族（白種，或盎格魯·撒克遜人）而獨尊，他族則不然。即便講自由、民主、博愛，以至民有、民治、民享及所謂的「人權」亦然。就是這種的「二分思維」。二者、在基督教文明之下，自認為是「上帝的選民」，他族則非。<sup>24</sup>自然有種族歧視而排他的「二分思維。」三者、西方的法治來自羅馬，加上基督教原罪思想<sup>25</sup>，故法治乃以不信任人性為基礎。西方的哲學來自希臘，故蘇格拉底的名言：「我什麼都不知到，我只知道我什麼都不只道。」因為生命有限，知識無限，怎能以有限的生命，了解無限的知識呢？五官所能觸及的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但形而上的真理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如何從看得見、摸得著的有限性；理解看不見、摸不著的真理？正似莊子〈養生主〉所提的疑問：「吾生也有涯（有限），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追求）無涯，殆矣！」故在西方思維的知識的認知上，若就二分法而論，則永無法尋得真理；若就中國儒、道、佛思想，無論「天人合一」、「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以至「心、佛、眾生是三無差別」，則真理終可得，人人可以為堯，聖賢在「者亦若是」、「人人可以成佛」。而孔子則說：「下學而上達。」（《論語·憲問》）「下學」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屬形而下的「人事」；即能「上達」看不見、摸不著，屬形而上的「天理」。

茲再詳言之：即便是十八世紀法國提倡的「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美國林肯總統在蓋茲堡「民有、民治、民享」的宣言，調「人皆生而平等」之原則。以至十九世紀達爾文的「進化論」所謂「弱肉強食」的觀念，仍都是二分法。即便是西方所自豪的「民主與法治」，以至「資本主義」；對內而言，種族並未能達到所謂的真正平等，種族歧視仍然嚴峻；貧富不均，仍然牢不可破。對外而言，潛藏於內心深處的「殖民思維」仍然根深蒂固，奴役者與被奴役者的「二分思維」。原因在不是從人性觀本質為善的「仁政」方式，故實行霸道與權謀，都是「二分思維」的方式。

儒家所謂「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論語》所謂：「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修己

<sup>23</sup> 《華嚴經·夜摩天宮菩薩說偈品第十六》：「心如工畫師，畫種種五陰；一切世界中，無法而不造，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

<sup>24</sup> 這是否真是「上帝的意旨」，尚未可知。

<sup>25</sup> 人人皆有罪，必得上帝的救贖。

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大學》所謂：修、齊、治、平；以至《中庸》「凡為天下有九經」等。統言之，不外從「獨善其身」以至「兼善天下」。從個人修養，家庭倫理、社會倫理，以至治國，平天下的指導原則。都從肯定人性本善，擴而充之而來。所謂「推恩」思想而來，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孟子·梁惠王》）此理迄今彌見其貴，雖說西方心理學，以至人格分析的大原則，只有儒家思想理論最見具體而完備。西方迄今略窺其微，而傳統思想早已昌言明白矣。

盧梭，「民約論」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其中，皆屬「政治語言」---即「人應該是生而自由的」，與中國自由與民本思想不同。中國思想的民本思想，是與生俱來，人生天地間，「本就平等」。而非經長期歷史進化（文藝復興以後），或經爭取、認知而後有之，屬後天人為之方法設定而有之（如經後天理性的認知，或經法律而確定）。民本思想出於天生所有《中庸》：「天命之謂性（人性觀），率性之謂道（修養論），修道之謂教（教育哲學）。」孟子所謂惻隱之心，屬「直覺的」、「先天本具的」，無待外力承認允可已有之。所謂「直觀式的」，非「理性的」。如所謂「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要譽於鄉黨朋友也，惡其聲而然也。」乃屬「理性思考」。故曰：「以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故知從儒家思想而言，自屬「先天的」人性觀而有的政治哲學。如此所謂以「以民為本」的「民本」思想才是健康而正常的，否則，則是「假民主」，只是借所謂選票之多數（選票真能代表民主嗎。亦足令人省思），而某黨派、某些團體（財閥之類，如美國的軍火商）及私人之利益而已。只屬「以利為利」，而目「以義為利」。即與當初所謂的「民主」初衷亦相違背了。

就《荀子·王制》：「王奪之人（人：人心），霸奪之與（同盟國），彊奪之地（侵略他國領土）。奪之人（people）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王道是以人民為念，以人民為主。而達至「世界大同」的「天平世」呢？歐美假民主之名，以講法治、人權，其實還是以少數財閥為主。貧富不均嚴重，乃當今世界面臨的嚴重問題。故不論專制、極權，以至民主國家，只要確實在內政上，能以國計民生為主。在外交能以「共存共榮」是求。但若每個國家都只立足在：「自己國家的利益」，即是孟子所呵斥的「上下（改為國際間）交爭利，而國（改為天下）危矣。」所謂「霸奪之與」「奪之與者友諸侯」：就是霸道就是要結合同盟國，如美國與北約集團間即是。至「奪之地」者，即如昔日歐美強權的「殖民主義」即是，故曰「敵諸侯」。

《荀子·王霸》：「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十五世紀時西班牙法統治印第安人基於羅馬天主教皇的授權，認為「印第安人就是自然奴隸，適合被統治。」並立法規定：「西班牙人有權無害通過、無害居住；印第安人應該給予禮遇。這是普遍自然法的義務。如果印第安人拒絕，西班牙人就可發動正義之戰，替天行道。」「印第安人應當允許西班牙人傳教，不得拒絕。」試看何等冠冕堂皇之詞，何等霸道的思維；直視印度安人如無物，這就是殖民主義的嘴臉，霸道無比，卻大言不慚！何等醜陋！！

如美國向主「美國的利益」、「美國優先」，並動輒以「國際秩序」為名，以行美國自己的價值與利益為實；並借此以號召世界，並干涉他國的政治，儼然就是以「國際正義」與「國際警察」自居。這就是所謂的「以力假仁者霸。」自川普當道後，迄今之拜登，更是變本加厲，權謀盛行，至於無所不用其極。今日不是毀棄此條約，就是不承認彼條約，已全然破壞了「信」。美正如《荀子·王霸》所講的：「唯利之求，內（內政）則不憚（顧慮）詐其民而求小利，外（國際政治）在不憚詐其與（盟國）而求大利焉。內不脩其所以有（不修改正確的方式得所該得），然常人之有（卻用不合理的方式貪求別人的財物）。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

以詐心待其上矣。上（君上）詐其下（百姓），下詐其上。是上下析（離心離德，分崩離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於危削（危險削弱），綦之而亡（嚴重的時候會亡國）。」正如孟子所言：「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今日美國的危機乃在是，而不自知也。而儒家「仁政」乃「以德服人者，中心誠服也。」歐美縱使動輒以民主、自由、人權為主張，不過是「以力假仁」之霸道與權謀而已。

再者，此次新冠病毒的肆虐，美國之病例有三、四千萬人，死亡亦高達百萬之眾，受災慘重。追溯始，美國不聽中國的警訊於先，而且在《呼吸器上的資本主義》一書上說：「美國把商業利益，放在人民的生命之上。」這是「民有、民治、民享」以「民為主」的民主嗎？據悉該書被亞馬遜公司以「不符合我們的指南」。而被下架了。為何強調「言論自由」的美國會出現如此的事情，更令人費解？

惟西方是「二分思維」，舉凡一切事物，必處於相敵對的狀態。如：「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強弱二者不能並存）」的「進化論」思想。所謂民主政黨，必有反對黨。國際之間必有「強權與霸權（或霸道）思想」，其殖民主義，雖曰與經濟、政治有關，仍建立在「強凌弱，眾暴寡」的「二元思想」所致然。故以掠奪、奴役與霸權的思想，視為當然。此即歐美西方國家「殖民思想」的來源。

惟其是「二分思維」，故今所謂「美國的利益」，就是「順我者生，逆我者亡。」都是「二分法的思維邏輯」而已。此種借軍事與經濟的侵略，不同於我中華文明的「王道」思維，「文化的認同」，自然而然的搏合。即如馬丁雅克所謂「文明國家」與「民族國家」之異也。

唯其如此，所以美國永遠要找一個「假想敵」與之對立。今日所謂的「中美之間的衝突」（其實是由美國主動，而中國應戰而已。由貿易戰、經濟戰、資訊戰等，冷戰到可能的熱戰）自是美國主動出擊而來。世界兩大經濟強權交鋒如是激烈，是人類之福嗎？世界會安寧嗎？孰令聽之？孰令致之？——因為你永遠要有假想敵，所謂「國強必霸」的投影。只要對我產生威脅的可能，我就要防範、打擊，甚至消滅。這就是當今世界所以永無寧日之故了。但也看出，美國所以不甘示弱，頗為弔詭的是：只准我能強，別人只可以弱。你的強大就是我的威脅，所以在我眼中絕不允許你的強。儒家所謂「己所不欲，不施於人。」而今你（指美國）所不欲的，一直施之於世界許多國家了。被欺凌、施虐的國家，難道就甘心情願嗎？所謂成住壞空、盛衰興亡，本是理所當然的。迄今已近上百 years 了，今眼見中國將追過自己，心有未甘。而生恐懼、不安、焦慮、妒忌，於是造成歇斯底里的情緒。如今何以什麼手段都可做出？什麼醜態都會上演？什麼無理的行為、言語都會出籠？其對以前的「蘇聯」、「日本」，今日之「中國」，有「必除之而後快」的作為。美國絕不允許被他國「篡位」的。（取而代之）總言之，不過是「輸不起」的二分思維罷了。

「在西方各種主義的紛紜雜沓中，社會秩序似乎沒有變得更好，人類生存的危機四伏，傳統道德和價值觀的滑落更引起各界有識之士的關注。廿世紀末，一些西方神學家、宗教學者開始發起『全球倫理』運動，並在一九九三年『世界宗教議會』一百週年的會議上，與會六千多人通過《走過全球倫理宣言》，這項宣言，從世界不同國家、民族、宗教最好的道德準則中，篩選出一個世界性倫理道德格言，而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被稱為黃金規則。<sup>26</sup>」「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麼簡單的道理，乃王道思想之一重要因素，施之於經濟、政治、文化、種族、人權等皆然，乃為美國文化中所無之故耶？文化之差異乃如是。悲乎！

儒家從「內政」而言，視民如子；其對遠方之異國（今之外國）「外交」而言，乃是「繼

<sup>26</sup> 《四書補註備旨新編·出版序》頁 4.5

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這種「親仁善鄰」的王道思想與與西方殖民、奴役他國的「弱肉強食」、「強凌弱，眾暴寡」全然不同。總之、君視臣如吾四體，視百姓猶己子。又如張載《西銘》：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凡天下疲癯悼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其論宇宙仍屬「天下一家」之倫理觀念。陽明先生的「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為一人焉。」等之宏偉襟懷，豈西方一般政治人物所有者？其眼中除了類似美國人習稱的「我美國的利益」外，尚有何物？

於今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的「共存共榮」以至所謂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之觀念，本是中國文化的「王道思維」。從所謂「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乃至：「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都是「恕道思想」的發揮。若此種思維的精神，能真正落實而發揮之。其今日的崛起自不同於往昔借殖民而崛起的歐美諸強權。必能造福中國本身，乃至造福全世界人民，自是人類之福。---亦是儒家「仁道」思想重現於廿一世紀，懿歟盛哉！否則，只是以暴易暴，今日歐美強權的沒落的殷鑑不遠。而今所謂的「中美博奕」，實則是美國主動發動，且連合諸盟國與之爭，即是「霸奪之與」之思想；而中國只是被迫應戰而已；這意味著「王道」與「霸道」之爭。與其說是世界兩強之爭，實乃中、西方文化之爭。不論及此，不足以了澈此一問題。因西方自殖民全球，造成今日之世界，即不外是霸道，強權之擴張而已。是故今日中國的崛起，就其「一帶一路」的共建、共商、共享，乃互利共存思想而論，其義意為「設施連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此種從形式到精神，可說在在與昔日殖民全球之歐美的獨佔與剝削經濟自然不可同日而語。這是值得關注之問題。

馬丁·雅克在「中國會成為怎樣的世界性強國」的演講中說：「以為西方的標準模式具有普遍性，世界所有的國家必宜和西方一樣才行。世界僅有一種現代化模式。這種想法已經不適用了。……還有很多發展中國家亦發生了很多變化，在這種格局下，他們的歷史、政治和文化放根源都與西方不同。我們必須去理解這種差異，也就是要理解中國。中國過去像西方，現在不像西方，未來也永遠不像西方。……我們本質上都是民族國家，……我們不應將中國視為民族國家，應視為文明國家去理解。其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是儒家思想。」

就經濟而言，如《大學》所言：「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就經濟倫理而言，本末之際，言之頗為深切。即便是現代，亦合時宜。否則即是「為富不仁」了。在現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味追求經濟的富裕與物資的滿足，往往淪為少數的富豪政治，操縱股市，甚或釀成金融危機在所不惜。如：美國華爾街兄弟的公司即是明顯之一例；似此不重德本而財末之精神，是其捨本而逐末之結果，導致貧富不均等嚴重的社會問題<sup>27</sup>；迄今難有解決之道。儒家之道早即有此原則，以避免社會的不安。

或謂「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有謂若只注重「德」，而忽略「經濟」，會否論調太高而不切實際」。其說與「倉廩（財）實而知禮節，衣食（財）足而知榮辱。」（《管子·牧民》）相矛盾了？

但殊不知「德者，本也；財者，末也。」乃屬本與末的問題。而「倉廩（財）實而知禮節」則屬先與後的問題。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所謂本末、先後的問題也。亦即先足衣食，次及禮義之本也。

又《論語·子路》：「子適（至）衛，冉有僕（駕車）。子曰：「庶（人民眾多）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衣食富足）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

<sup>27</sup> 美國頂尖 1% 人群收入，是餘下 99% 的 26 倍，其貧富之嚴重可知。

「教之（教以禮義）。」此段話即明白說明，人民既眾多（若有戰亂則不然），次當使之「衣食富足，無虞匱乏」；終則乃及「禮儀教化。」乃係從安居以至樂業，必使百姓知禮有序；始克達至國泰民安境地。

西方政治，乃從「個人主義」以出發，以講述所謂的「自由」與「平等」。尤其號稱世界超強的美國最強調現實。故重視個人的「成就感」、「自我實現」，如前所謂的「財閥政治」（或稱富豪政治），社會產生嚴重的貧富不均問題。缺少「人文關懷」之精神。如何謂之「平等」與「人權」？此儒家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早就見及如此平等的理念。

請問：所謂民主也罷，自由也罷，不是說：公平競爭嗎？你說別人偷取你的科學，請問你也偷過不少歐洲的科學與文化，你甚至強奪他人的土地據為己有，你也欺負印第安人，打過伊拉克、利比亞等戰爭，近幾十年來世界各地的戰爭幾乎都與美國有關。只要在「美國的利益」下，都成「合理化」

以下提二幾個問題：

西式的民主是普世價值嗎？

- (一) 民主真能代表人民為主嗎？
- (二) 民主能代表絕大多數人民嗎？
- (三) 民主能代表公平、正義嗎？
- (四) 民主真能選賢舉能嗎？
- (五) 有選舉就代表民主嗎？就能代表全民嗎？
- (六) 有民主即代表有人權，不會有種族歧視嗎？
- (七) 民主才能使國家富強康樂嗎？
- (八) 有投票制即意味著有民主嗎？
- (九) 有民主即有法治嗎？
- (十) 民主制度就不會走上專制之路嗎？
- (十一) 民主能有國家唯有西方的民主制度始具有效力嗎？
- (十二) 西方的民主能有前瞻性的計劃，及持續性的謀國方略嗎（百年大計嗎---包括五年、十年、五十年計劃）
- (十三) 西方的民主是唯一不能取代的民主制度嗎？
- (十四) 唯有民主具有兩黨或多黨制，始能作正常的競爭？互相制衡？社會安定？人民協合團結？抑或互相牽制？消耗？曾加貧富不均？社會矛盾？族群分裂？
- (十五) 民主始能企進世界和平共存？不會發生戰爭？抑強凌弱，眾暴寡？依然故我？
- (十六) 民主的國家機器就不會腐化嗎？
- (十七) 民主的國家就不會有黑金當道嗎？
- (十八) 民主國家就不會有種族滅絕的殘忍舉動嗎？
- (十九) 民主國家就會真正講民主、自由與人權嗎？對它國人民亦如此嗎？

倘若以上答案是否定的，則民主的價值，就不得不令人重新省思？

民主制度建立在希哲亞里斯多德的一個假設命題上：「人是理性的動物」？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為維教授認為民主建立在三錯誤的假設上：「1.人是理性的，2.權利是絕對的，3.程序是萬能的。」試問現今上的民主國家的選民被證明為「理性」的嗎？（美國與台灣就是一個很明顯可借鏡的例子）---英人邱吉爾說過：「民主是最壞的政治形式，但其他制度更糟」。其觀念對嗎？

關中在〈中國時報〉〈川普主義的形式：「部落主義」和「文化革命（戰爭）」一文中說：

28 「這個疫情揭露了一個早已破碎的國家真相——腐敗的菁英階層、僵化的官僚體制、殘酷的貧富差距、系統化的種族歧視、政治上的對立和政黨的惡鬥！這些問題都存在已久，但執政者只能坐視其惡化，而拿不出解決辦法。」「美國今後的困境是中國無意與美國為敵，而美國偏要想把中國當作敵人。」

邵維華在《地緣政治與中美博弈》<sup>29</sup>有幾段一針見血的精闢議論：「帝國主義是邪惡的，是世界動盪之泉源。」美國聯合西歐國家和日本，禁止和中國技術交流，禁止西歐國家對大陸軍售，這就是帝國主義的行為了。」「美國在全球帝國主義行為從來沒有停止過，……反而運用民主、自由、人權做口號，採取丈深的、進一步的帝國主義行為，反而振振有詞。」

又說<sup>30</sup>：「所有的西方列強（包括日本）哪一個不是靠掠奪起家的。掠奪靠的是由科學建立起來的軍事力量，不是什麼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更不是什麼優秀的資本主義。」「西方國家以前能夠在民主，自由與資本主義這些論述上占優勢，那是因為他們在成功掠奪世界的財富以後變得非常富裕。一旦國家變窮，西方政治制度的缺點就全部冒出來了。」此兩段話，可說畫龍點睛的述明歐美。

茲借兩則故事的啟發：

- (一)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之中，蘇格拉底將民主比擬成一艘大船，想讓阿德曼圖斯（柏拉圖之兄）看見民主體制的缺陷。蘇格拉底問：「若你要出航遠行，誰會是最理想的船長人選？是任何人，還是航海知識豐富的人？」「當然是後者啦！」阿德曼圖斯不假思索地回答。蘇格拉底再問：「那為何人們總是深信，只要到達一定的年齡，人人皆能選出最適合的國家領袖呢？」
- (二) 醫生 vs. 糖果店老闆：在選舉辯論會上，有兩位候選人，分別為醫生和糖果店老闆。糖果店老闆會這麼攻擊對手：「你看！這個人做了多少壞事？他打針弄疼你，開了苦澀的藥不打緊，還管你吃管你喝，不像我會盛情款待，給你甜頭。」你認為多少人能抵擋眼前的誘惑，信服「良藥苦口」的道理呢？答案不言而喻。
- (三) 就如希哲蘇格拉底所說：「今天有一個人生病，請問是直接看醫生，還是去大眾請求投票決定？」即便是「大眾」，就能代表民意嗎？

或許選民本質上十分善良，卻因為想從選舉中尋求一個簡單無痛的答案，而遭到糖衣包裹的言論操弄。民主並不等於絕對的正義，人人都該記住蘇格拉底的警世箴言，反覆檢驗民主制度，才不會讓主導局勢的大權，總是落到糖果店老闆的手中。<sup>31</sup>

總言之，「民主」並不代表「民本」，但往往被誤會，此是一大誤區。換言之，也是現代西方自來強調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誤區。亦是世界政治與社會的亂源所在。鮮人注意及此乃是中、西文化之根本差異所在！故必當首先正視此問題，重新反省此一問題，而加以激澄清。要當從中國文化的本質的「民本思想」的「人文主義<sup>32</sup>」出發，始是解決國際問題，以至社會問題的根本源頭所在。//

茲歸納其中要點如下：

<sup>28</sup> 〈中國時報〉川普主義的形式：「部落主義」和「文化革命（戰爭）」2021/05/06

<sup>29</sup> 邵維華在《地緣政治與中美博弈》頁 41-42 如果出版 2016 年

<sup>30</sup> 同上頁 37-38

<sup>31</sup> Amy 取自、圖片 | The School of Life: Why Socrates Hated Democracy  
<https://www.theschooloflife.com/blog/page-4554>

<sup>32</sup> 此「人文主義」不同於歐洲十四世紀「文藝復興」的說法。提倡人權以反對神權。--是二分的思維方式。而是中國自遠古以來，如《周易·賁·彖傳》：「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乃係「天人合一」的「人文主義」。

其一、中國自古即有政治人才的完整的養成教育（如大學、中庸）

其二、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與當今的「民主」，在精神上不同。「民本」是真以百姓（**people**）為本，所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也。今之「民主」，仍屬少數「財閥」為本（如美國打仗，只是因軍火商之需）

其三、傳統乃以「王道」為理想，主「民胞物與」，西方只是「霸道」（包括殖民主義）

其四、中國是「文明的國家」（此英學者馬丁·雅克語），而西方是「民族的國家」。前者以「西海之內皆兄弟」，故無種族歧視。西方雖講民主，但自認為是「上帝的選民」，故充滿種族歧視在內。中國復興，歐美人不爽，其中滲雜了種族歧視在內。

其五、總言之，西方是對立的，二分的思維。而我中國傳統，則有二合一的思維，如「天人合一」、「相反相成」。